

母校把我领进了土壤学的门

彭新华

记得家里有几块稻田在龙厘冲，坐落在山谷里，前往那里需要途经一片草地，人走在上面会像荡秋千一样摇摆。当地老农常说那片草地人一旦陷下去可能上不来，吓得我每路过去都提心吊胆。稻田中间有几处冒泉水，四周土壤呈灰白色，有的地方还长成成年人的腰部。这些稻田的水温低，作物长势差，产量低，与家门口的水稻田形成鲜明对比。困惑的我常被这种“无法解释”的现象吸引，困惑又新奇。这便是我与土壤最初的相识，是自幼年在泥土上“摸爬滚打”出来的天然情感。1997年9月，我在一个在县中学教了两年地理的老师，机缘巧合成为湖南农大资源学院(当时为资源与环境学院)的研究生，开始了另一段与土壤并行的旅程。

“龙厘冲的稻田为潜育型水稻土，家门口的称为潜育型水稻土，这是两块地的本质差异”，在湖南农大的学习教会我“用科学知识解释田间现象”，印刷于纸张上的字句便有了灵气，激发了我的兴趣。当年，我的硕士导师为李元沅教授，实际指导硕士论文的是张培瑜教授。虽说我是湖南的农村伢子，但是土壤学基础知识薄弱，硕士人学伊始，张老师要我的硕士论文写本科化，打牢土壤学基础。现在，我对自己的学生也是一样的要求，基础薄弱不可怕，硕士阶段从开头学起也不算晚。在硕士期间，李老师和张培瑜老师带我到田间土壤剖面。记得张老师带我到校园南面的浏阳河岸边挖土，指导我观察土壤剖面的差异。我发现浏阳河越远，土壤剖面中沙土层就越薄，铁锰结核越多。我还记得张老师曾带我们去井冈山山地土壤垂直分布带。那

会几年马慢，实习队伍坐大巴从长沙途经我的家乡茶陵到达炎陵县，在炎陵县住一晚后第二天再经过漫长的盘山公路，最终抵达坐落在山间的大院农场。次日清晨，我们从大院农场出发，沿着山路小径行走，据说毛主席当年也如此走过并在当地开展革命。顿时，我们感受到毛主席的脚步开展土壤调查，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不过半日，我们便来到江西瑞昌高山草甸土，一路云雾缭绕，如诗如画。这次实习所采的土壤，成为我硕士论文“研究山地土壤有机质的垂直地带性分布规律”的一部分。实习之余，印象深刻的就是大院农场的一种个头如鸡蛋大小的脆梨，说是从日本引进过来的高山梨，这放到现在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但在当时我们只能买几个尝尝鲜。

在湖南农大的3年，我努力自学了一些土壤学知识，但是有两门课程非常重要且难以自学弄懂。一门是刘国强教授教的田间试验和统计方法。当时刘教授担任学校党委书记，行政事务很忙，但是每次都是认真地给我们上课，从不迟到缺课。这门课让我明白田间试验设计中随机分布和统计分析的重要性，二者决定了数据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我现在还记得刘教授是如何一步步推导多重比较，将一个公式有条不紊地写满整个黑板的。现在却不用如此，用统计软件傻瓜式点击就完成了分析，但少有学生明白其中的原理。另外一门是黄自为老师教的土壤农化(分析)学。这对于本科没有接触过实验的我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黄老师不苟言笑地一边讲解实验操作技能，一边边讲边实验的样子不断在我脑海里浮现。后来，为了进一步锻炼自己的实验操作能力，我利用寒暑假、周末等时间跟黄运湘老师做了许多实验，

在实操中掌握了不少仪器和分析方法。所以我常说做学问就要去田间地头，进实验室，一切都是“实践出真知”，这便是我在湖南农大养成的习惯。

在湖南农大的3年，我除了收获很多土壤学知识外，还与学院的许多老师成了朋友。我经常与张培瑜老师一起打篮球，他擦板球很厉害，基本上投一个准。我记得学校组织职工篮球比赛，办公室主任刘鹏老师邀请我代表学院职工队参加比赛。老师们经常邀请我们学生去他们家打打扑克，改善伙食。在胡瑞枝老师家，饭后还会来几曲卡拉OK。我也清楚地记得胡老师蔡燕飞带我去她导师家一手老师家里，袁老师的爱人肖永兰老师做得一手好菜。

在湖南农大的3年，我重新认识了土壤，了解土壤，研究土壤。土壤，并不仅仅是儿时踩在脚下的土地，而作为一门学科，研究农业的资源与利用。在各位老师的言传身教下，从课堂到野外，我都踏踏实实实地学。这为我后面进入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深造，直至如今在土壤学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毕业已有20余载，母校“朴诚、奋勉、求实、创新”的校训一直激励着我在科研道路上理论联系实际，不断追求创新，把论文写在大地。非常感谢母校的培养，祝愿湖南农业大学不断强大！祝愿资源学院蒸蒸日上！

作者系1997级土壤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为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湘农心语

不忘犹壮气节 接续丰功伟业

水产学院 王睿宇

清明，我们在微雨中迎春，在落花下望春。踏青插柳，是呼唤绿意的节气；扫墓祭奠，是缅怀英烈的传统。

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传统祭扫首先要到扫墓园，然后进行祭祀。古人认为，祭祀一是寄托哀思，二是与先人相感。不同于传统祭扫的流程严苛，中华英烈网上的纪念馆祭扫在远赴南方求学的我，也能思怀家乡的英烈。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在中小课本里，我了解到刘胡兰年轻而英勇，为抗日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换取国家解放；邱少云烈火焚烧不动身，心念战胜牺牲性。在中国教育体系下成长的一代青年，我们将永远铭记那些为自由和正义而牺牲的英烈们，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坚定信念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家乡山东发生的英烈故事，唤起了我缅怀英烈气节与接续精神发展的渴望。铭记历史，我细看山东大地上英烈们的照片，内心的敬意油然而生，透过黑白的影像，也想一窥烈士的事迹。潍县战役以其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在华东战场上的一场城市攻坚战，也是华东军民在转入战略反攻后取得的一场重大胜利。解放军用生命书写了忠诚和牺牲的篇章，英灵永存，碑石上镌刻的，是烈士们用鲜血记录的壮烈诗篇。1948年春，解放军山东兵团奉中央军委之命，攻克济南，青岛之役，出其不意，歼八万大军直逼潍县城下。潍县乃千年古邑，向为兵家所重。城分东西，隔河相望，势如犄角。将奋勇，土争先，前仆后继，视死如归。潍县一役，共毙伤守军一万九千人，俘二万六千人，解放军亦伤亡八千余人。激战一月，摧重兵，拔坚城，毛泽东主席誉为攻坚战之范例。将士英武，力克强敌，打通胶济线，连接胶东、渤海、鲁中三地区，以光复胜利而彪炳史册。

英烈，长眠于潍县大地，气节，永存于中华大地。悠悠七十余载，满目疮痍之古城早已涅槃新生，“惟有古贤杰，身去留其神，或文或缺发，或英烈炳燿”。

泰山之上石篆刻着故人的丰功伟业，福先烈，更励今人。吾辈何以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先予清明细雨，观英烈伟绩，再体英烈气节，承民族精神，方可展中华民族新风貌。

于迷雾中寻求光明

——观《第二十条》有感

商学院 胡静

今年春节档电影可谓百花齐放，大咖齐上阵。春节档电影一直是观众关注的重点，在春节这一特殊期间，观众更愿意选择《飞驰人生2》和《热辣滚烫》这种喜剧的电影，而《第二十条》的题材似乎与春节档格格不入，剧组也没有进行很多的宣发，但它偏偏成为了春节档的一匹黑马。

电影分出了三条线，分别是主人公韩明(张译)的校园霸凌事件、韩明参与的校园霸凌事件以及检察院现在面临的郝秀萍一家的事。这三条故事线都是关于刑法的第二十条，即正当防卫。韩明在帮助被霸凌的同学时，打伤了校主任的儿子，面临拘留；张贵生本是公交车司机，在帮助车上被骚扰的女性时，造成对方的伤害并为此坐牢；郝秀萍的丈夫在面对自己的妻子受到侵犯之后，伤害了对方。这三个事件看似没有联系，其实背后都与刑法的第二十条相关。当自己面对危险亦或是帮助他人时，对施害者造成了伤害或是死亡，这到底属于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在张贵生坐牢之后，一切似乎已经明朗。

我犹记得当张贵生出狱后，他仍不死心，坚持上访，想为儿子求得一个公道，而韩明在劝说时，拿出了当时事发的监控。那一帧一帧地为张贵生解释，从哪一个地方开始是正当防卫，又是从哪里变成了故意伤害。这是合理、值得人深思。张贵生最后一次上访时，突遇车祸，这也是电影的高潮。尤其是导演在此前运用了喜剧的表达，画面一转，给了观众极大的冲击，使人印象深刻。郝秀萍是一位残障人士，女儿也患有障碍，但有得治，夫妻二人借钱只为女儿能治病，但面对债主的欺压和侮辱，郝秀萍的丈夫意外地撞了债主，而债主的家人希望郝秀萍做假证，甚至用女儿来威胁她，在绝望之下，郝秀萍选择了跳楼自杀。这是电影的另一个高潮。当时面对检察官吕玲玲伸出的手，观众都以为她会握上，被救，但她却又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

韩雨辰对韩明提出的问题问出我们的心声。如果当帮助他人成为一种伤害时，我们下次遇见同样的事情还会站出来吗？当善意的帮助成为了刺向自己的利刃，我们还会去帮助别人吗？电影中检察官吕玲玲的几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正确的善总要付出代价，但不能因为这样就没有人去做。”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我们要承认，国家法律在正当防卫这一条款的完善上经历了很多，许多人也因为正当防卫收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但随着国家法律的完善，这一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这部电影也让人对刑法的第二十条正当防卫有了更多的了解。电影中韩明和吕玲玲身为检察官在无数的故意伤害案中开创了郝秀萍这一正当防卫的先河，他们何尝不是在迷雾中寻找一抹光明？这部电影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影片播出后也引发了社会对法律的关注。法律是人民用来保护自己的武器，应该从人民的角度出发，法律为法，但也有道德的温情。

法为聚炬，维之正益。“公平与正义”是我们一代代人所奔赴的，道路虽曲折，但前途仍光明。

影评

青团

商学院 姚锦秋

抓一把艾叶，放入经年的石臼，再放入一把热气的糯米水，用一把木槌，将青与白捣碎，融合沁人的清香便充满了鼻尖。这时，妇人们会端来切成了丁的笋、香菇、猪肉，撒入一团团青色的糯米，将拌好的馅料包入其中，再放入充满岁月痕迹的模具。一个圆形的青团就做好了。在一旁眼巴巴看着的孩子们此刻会拥在空中挥臂、讨要，争抢着，想吃那一只小手都在空中挥舞。

青团的重点在于春天，春天的艾草，春天的嫩笋和春天漫长的阴雨催生出来的蘑菇。所以当每当我吃到温热的青团时，艾草的芳香，鲜笋的爽口，蘑菇的鲜美，这些舌与鼻的交互，就会使我忆起江南的熏蒸春天。

在江南地区，更确切一些，是浙西和赣东地

区，每逢清明，都会有做青团、吃青团的习俗。

制作青团的过程，是大人门走亲访友，团结邻里的好时节，也是小孩们呼朋唤友，上山下河游玩的好时光。小孩们“遵”父母长辈的“旨意”，采来艾叶嚼，上山挖笋啦，总之都是很有趣的事情。这些小小的差事往往使孩子们兴奋不已。单说“挖笋”这一项就足够有趣。

春天的梅雨季节，淅淅沥沥且连绵不断的雨使四周的山头都裹上一层云雾。穿着雨靴的小朋友经过父母们的再三叮嘱跟一个大朋友或长辈，拿着小锄头，上山挖笋。在上山的过程中，小孩们会被反复提醒有蛇出没。他们通常会走到半山腰，雾气缭绕的半山腰。这并不是因为只有半山腰才有竹子，事实上，这整座小山山坡上的全都是竹子。只是靠近山脚马路的笋都是被走过的有心人挑剩下的，要么太大，要么太小。那半

山坡上缭绕着的雾气，总会让我想起西游记中仙境缭绕的天庭。每到这个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总会积极扮演七仙女，将装竹笋的篮子当做装蟠桃的，在翠绿的竹林间嬉笑打闹。一边打圈，一边用小锄头挖，力气大的孩子直接用脚，将竹笋撬起，或挖，或掰地弄断，放入小篮子或塑料袋。孩子们一点也不觉得累，他们只觉得好玩。在回家的路上，小孩们常常沾沾花惹草，这拨一拨狗尾巴草含在嘴里，那那一只映山红别在发间，蹦蹦跳跳的，充满了欢乐。

青团必须要吃热的，因为在雨纷纷的清明时节，一切都是湿漉漉的，潮潮的，冷冷的。一口热腾腾的青团在这种天气带来的幸福感是无与伦比的。而凉掉的青团大人们通常会用保鲜膜包好，放入冰箱。从前每次我从我冰箱里拿出来加热的青团时，总觉得少了份味道。现在想想，是少了一份烟火气，一份热闹。

许多年就这样一闪而过，不知不觉间，我离青团越来越远，和青团一样翠绿的竹林消失了一根做青团的邻居们消失了，叽叽喳喳的小孩们消失了，我也早已不在原地。虽然如今我已离家千里，但我仍在陌生的城市吃到一口热腾腾的青团后，我的心仍然会发出久违的颤动，清新的春意会将我包裹。我知道，那是属于童年的味道，属于家的味道。

爷爷和春天

经济学院 刘蔚林

不来，刘仁义不说话，他一辈子不喜欢说话。这天，专家走后六点多，刘仁义拿上锄头走到玉米茬子里，雨靴也来不及脱掉，一直干到黑夜慢慢草了个整个村子，回去的时候，露水已经凉透了。此后的日子里，凡是专家队来的期间，刘仁义都是这样，白天跑山头，晚上跨露水。

当退耕还林进入自然化阶段，刘仁义又买下了一头牛。奶奶以为他要开始好好干家里的农活时，刘仁义赶着牛车一天去一次退耕还林刚平整上的小树苗地里，从河里挑几桶水架在平板车上，吃着牛蹄摇晃晃地往村子的尽头走去。“我们家那棵桐树，豆大一点的地，用得着你们五六回吗？”刘仁义解释，他只是去照看自己的小树苗，奶奶自然是不相信的，又怕他有钱就欺负身体，两个人就赶着牛车，隔三天差五天的去浇小树苗，于是渐渐地，大家都认为这是刘仁义分内的事了。

十几个春天过去了，那些小树苗愈来愈高，从没刘仁义脚够高到现在抬头已经看不到树梢了，奶奶说：“他的任务从专家走了之后就完成了，就是个给专家们带路跑腿的活。”

后来问刘仁义，为什么对那些树那么上心。他说：“九几年村里建了大理石厂，开垦荒山，排出的污水都哗哗流入河里了，现在赶上好时候了，专家说这样能让村里变好，我就信，退耕还田饿不死我，出半分力也累不死我，我就愿意做，这土地，你和他亲，他就和你亲。”

如今春天又来了，刘仁义走后的第三个春天，清明去看他，西边斜坡上一簇一簇的新绿直

直地通到山谷里，绿得人心里也发芽。刘仁义的坟在东边山顶上，专门挑选了一棵老树依靠着，老树随着山顶的风幅摇荡，西边斜坡上的树苗也摇啊摆。



浏阳河·副刊

三〇三四年 第四期

第一教学楼东景 郭慧摄